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景迂生集卷十六

詳校官助教臣謝登雋



景迂生集卷十六

宋 晁以道 撰

記

榮伯樓記

武安鼓山藩其前太醫山殿其後紫山岌其左百尖山峘其右崖㕒崗崒駱驛連屬若斷而續薄於太行其中大川四五小川七八達于漳入于河凡趙國之建郡縣皆在桑棗平野未有武安比宜夫人物擅山川之秀多

聞人乃自古寂寞無傳至於今何邪或曰武安之水多伏流非若淮濟之類中伏而卒大發其伏遂絶不出矣得非其故歟或曰非也有人焉象其山隱水伏不自表襮世人未之知爾予求之於古得高行一人曰臺佟孝威得大儒一人曰馬光榮伯榮伯隋開皇中六儒之冠也其五人者或死或逐獨榮伯顯文帝幸國子學榮伯以博士升坐講禮甚洪贍論者莫測淺深當時以次論難者十餘輩皆一時碩學之士也山東三禮學自熊安

生後唯宗縈伯一人縈伯初教授瀛博間門徒千數後多負笈從縈伯長安縈伯在國子學數年丁母憂歸武安故里以疾卒此非其人也邪予既以孝威名軒自致予之志又以縈伯名其樓勸邑子知務學也邑子顧將曰馬縈伯死且數百歲矣縣令賢其人想其風采如在以其人名樓而式之我輩苟自進與縈伯比豈不美哉往時雖有一二人華吾邑而來者烝然秀出矣若夫客至登樓四望如與縈伯遊而覺山川意象徘徊相高者

其樂又未易可道也元符三年五月日嵩陽晁說之記

娛山堂記

予讀謝康樂山居賦見其所稱抗項葺館啟峰軒呈美表趣百種錯出若圖然輒歎夫境勝於情外有所慕而超然獨往之願追美迨陶淵明賦歸去來雖頗道山川登臨之勝及其所居則環堵蕭然不蔽風日其深自愛者不過繞屋之樹中園之蔬且曰山氣日夕佳耳一何簡易邪何所往而不得其樂邪若淵明者真有樂于

山水而不待山水以為樂者也顧視康樂靜壽之德不其嶄歟塞北之狼山無岝崿峭蒨可喜之姿令人矚寓惟是古昔干戈戰鬬之場與夫沃鹽之所棲界乎陰山邊塞之域非道家所謂洞天福地而莫睹夫高人隱士之遺躅壽草靈獸亦未之或生焉孤宦遠客每覽夫四時積雪而不勝飄零之感也頼川韓君表倅保州新其堂瞰狼山而獨樂焉夫既自得于清音矣必欲極其志尚又取古今畫手陰嵓陽壑脫繪于屋壁朝夕寢食啟

處便是山間不知狼山之果美惡壁山之真幻名之曰娛山堂得非有樂于山水而不待山水以為樂者歟君表少師諸孫有別第在潁川嵩少箕隗乃其家山也初仕杭州幕府窮極吳越山水矣自杭來保塞乃不怒憎而樂焉如此蓋非厭常欣暫者說之早懷嵩少卜築之志貧未能即日行也聞君表之新堂恨不相與從容于其上敢辭拒不為之記崇寧二年癸未四月乙丑嵩陽晁說之記

愛護堂記

中山在戰國時近界于燕趙遠拒諸韓魏其土地不足以當十之一其積粟器械不足以當十之二其君不知為誰而足以强其國其謀臣不知為誰而相與致一時之盛其勢隱然韓魏燕趙之敵惜古史不存莫可得詳唐自天寶末大河之北跋扈不軌無復君臣逮夫廣明中和間義武王處存者乃獨效微忠于盜賊崎嶇之際葢常山之靈常衛之從陶唐氏為侯國時故都自有所

資也哉本朝名公偉人作鎮光輝暐曄接踵雄天下不
獨號天下勁兵處自忠獻魏公而來其治尚簡易敦大
四裔因知王國之尊慕德懾伏而兵肅民安樂無事或
苟失是選則衆譁然跼蹐雖勞無補朝夕箕櫛視一小
侯無異失朝廷所以倚重之意以故魏公之績繪諸丹
青鄉人廟祀歲時唯謹不懈其所建閱古堂亦雄天下
彼江湖淮漢間非無危樓傑觀擅山川之麗環奇清之
賞而於是不得亢其傳也江夏黃公鎮治數月作堂於

閲古之東南棟楹梴桷則不敢移前人而名之曰愛萱堂惟公自登進士第即顯于朝蒙累聖之知日侍太夫人食飲康强如壯年不惜金帛重賞勸功前日瘦羸亦克拳扞蹶張無一飯無賓客從容文史歌詩壺觴之適凡其施為舉措獨得於上心良可樂矣尚何所事而萱之愛哉豈非公之所樂者衆能知之而公之所憂衆不足以與知乎且自謂所治未至簡易敦大而恐古今聞人之羞乎不然小物也公亦愛之而不忘乎不然則衛

之詩人所思者自有所在而傳者謬曰令人忘憂也邪嵇叔夜之愛吾萱者狂矣復何足道哉客或以是意請於公公曰吾園中多萱耳吾不知其他說之聞而歎曰偉哉記之以待知者崇寧二年癸未夏六月戊辰承議郎知無極縣事兼兵馬都監武騎尉賜緋魚袋晁説之記

王氏雙松堂記

昔夏后初都陽城南踰洛陽百里而遠成湯遷亳殷東

踰洛陽五十里而近皆舍洛陽而不都周興武王既定
鄏郟鄏厥後召公宅洛邑周公營成周其意盛矣而成
王卒不果遷逮夫宣王中興自鎬之洛狩于圃田及于
敖山因以朝諸侯車攻之詩作焉豈不欲成周召之志
歟且宣王常狩于岐而石鼓之詩亦偉矣夫子乃舍而
不録得非岐之狩為常而東都之狩非常乎惜夫宣王
卒亦不果遷也至平王是遷而周衰矣尚復何言唯是
三代之盛所遺而不饗者氣象轇轕輪囷鬱然發而不

施山含輝而餘秀川澄淵而軼潤草木得之異態日新其在風俗逸豫安舒特宜搢紳先生潛養之適也葢自李耳為周柱下史而來風流高矣而遠不勝道姑以近世三人者識之唐盧仝之隱不資嵩高少室之雄而近在城闉之中草屋數間閉門不出者以歲紀論徹韓愈殆莫知其賢哀帝時宰相楊涉之子凝式於學無不通嘗諫其父亡唐而復以相梁不得志因陽狂一時終五代賢者誅戮不自保之際逸樂白首其中葢有大過人

者觀其丹青遺像知其為偉丈夫而筆墨之妙凜然生氣猶在也自慶歷來康節先生邵尭夫貧居天津之南獨明先聖之道不老不釋卓然振千古之絶學煩苦志著書而精深難窺矣天子嘗命之官不得辭而身不出公卿大夫樂從之遊而莫能名其器旣死而名益高夫此三人者唯洛陽之宜也所謂逸豫安舒之風葢可觀已嗚呼名有帝王山川之勝而實宜夫高人處士之奉坐通夫四海九州之湊何其盛哉以故公卿大夫

功成得謝危樓傑觀水竹花卉之麗甲天下而不以為侈繩樞甕牖之生終日欣然亦自以為得孰非所宜者王君聖徒庭鯉世為洛人躬築别墅建春門裏植雙松以自見其志因以雙松名其堂曰與平生故人徜徉圖畫壷觴之樂四方之賓客如歸焉靡不適可且自歎曰吾老矣恐不得如吾松之壽也而吾之志則不可不著之異日於是懇予文以記於石予因道古今之所以然者書之使後之遊者得以賞焉崇寧四年四月十七日

嵩高晁說之記

傳易堂記

古者六藝之學必謹師授一作術其稱是人經明有家法至東都猶甚嚴也魯商瞿子木受易孔子五傳而至漢齊田何子裝漢之易家葢自田何始何而上未嘗有書魏管輅謂易安可注者其得先儒之心歟古今學者咸謂卜子夏受易孔子而為之傳然太史公劉向父子班固皆不論著唐劉子玄知其偽矣是書亡不傳於今今

號為子夏易傳者崇文總目亦斥其非是而不知其所作之人予知其為唐張弧之易也是子夏亦未嘗有書而以易之道教授西河其後汾晉之間易以故特盛歟漢自田何授東武王同洛陽周王孫梁丁寬齊服生四人者乃始為之傳矣然王氏周氏服氏書各二篇丁氏八篇亦不過訓詁舉大義云耳豈為巧慧組繡之靡也邪而易家著書則自王同始同授淄川楊何所謂易楊者是也丁寬授碭田王孫王孫授沛施讎東海孟喜琅琊

梁丘賀三家又皆列於學官最為盛矣其弟子顓門者衆厥後又有東郡京房之學亦得立而學官則自楊何始又其後有東萊費直之易有沛高相之易唯傳民間此三家者雖户牖不同而堂奥之安則一也葢皆兼三才而備錯綜極變通焉房謂其學即孟氏學相自言出于丁将軍詎弗信邪惟費氏之傳晚而益盛東都陳元鄭衆馬融鄭玄荀爽魏王肅王弼皆其人也自肅而上莫敢悖其所傳唯弼年少厭舊喜新乃一切擯棄師法

攘莊老恍惚虛無之論專於人事以快後生耳目而稱
為易之妙乃不知易之奥妙自有所在而無用莊老汨
之也譬之情農乞市以飽而弗顧南畝之可耘耔惜哉
易之雜乎莊老而專明人事則自王弼始易家乃始失
其所傳焉梁丘施孟三家於是乎亡于晉京氏有書無
師矣屬江左祖尚玄虛弼之學滋得以盛然其初虞翻
傳其家五世孟氏之學為時推重晉王廙雖善清談而
專立鄭學干寶輩猶不忘乎京氏而孫盛詆弼之傳會

浮麗又已力矣宋元嘉欲矜學校之盛而王鄭兩立逮顏延之為祭酒而黜鄭置王齊之學王遂大盛陸澄貽王儉書云易自商瞿之後雖有異家之學同以象數為宗數年後乃有王弼之說王濟云弼所誤者多何必能頓廢前儒子賞味其言未嘗不三歎息之也時王儉在位善澄之言于是學者畧知鄭矣至梁何胤之徒又竊釋氏空虛多為異端而誇於弼斯又弼之罪人也其在河北諸儒則專祖鄭氏所謂衣冠禮樂盡在中原者此

亦其躅也不幸隋興縉紳學士反浮麗是慕弼之學遂為中原之師而唐因之于是易家古法始泯滅無聞矣然隋汾晉之間有仲長子光關子明王仲華王通輩傳易自有指歸不失乎古得非子夏之遺風哉葢漢嚴君平揚子雲魏管輅晉郭璞孫登隋關朗唐僧一行玄真子張志和其於易又特最深矣是謂一世偉人非有所待而興亦莫得而沮溺之也至有宋華山希夷先生陳摶圖南以易授終南种徵君放明逸明逸授汶陽穆

参軍修伯長而武功蘇舜欽子美亦嘗從伯長學伯長授青州李之才挺之挺之授河南邵康節先生雍堯夫惟康節先生天資既卓越不羣而夜不施枕惟易之學者三十年其兼三才而錯綜變通之妙始大著明矣自希夷而來皆未嘗有書乃如子木子夏之初歟有廬江范諤昌者亦嘗受易於种徵君諤昌授彭城劉牧而聱隅先生黄晞及陳純臣之徒皆由范氏知名者也其於康節之易源委初同而淺深不倫矣華山舊有希夷先生祠堂

而种徵君實關輔之望後之好事者并以繪徵君之像山中有隱者又知傳易之所自而并康節先生之像繪焉榜之曰傳易堂遊是山者徘徊俯仰三峯萬仞之嶒嶸嘗峷其意壯矣及登斯堂覩三先生之貌聳然加敬遡觀上古聖人畫卦之本意而知夫防憂患於幾微身與易準則向之所攬者又將忘之矣不亦偉乎是堂之傳其與山鎮俱不朽歟康節先生之子伯温以說之服勤康節之學俾為之記不得辭乃具道易之授受本末

興廢得失之由以尊三先生之道亦且效藏諸名山之意云大觀元年丁亥十有一月甲戌嵩山晁説之記

蘭室記

大觀庚寅白侯將天子命于淮浙而道踰汴絶淮渡揚子江又千里渡淛江達于甬江其所至則刺史縣令羣有司莫不奔走迎候部使者亦勤弗敢懈既至甬東乃獨揖余于衆人中留與之語意若有所向于予者既又兩訪予于管庫之舍曰我京師有所居之室名曰蘭室

非特仰喬木而俯幽花怪石中有經史百氏之書而緗帙牙籤也我之所以樂此者朝夕起居蕭然玩古自得視此數物猶善人君子而吾室乃芝蘭之室也子其為我記之予于是恐懼愧汗辭甚力而不得免累日則自念曰侯之為人異哉特立而不懼者歟乃告侯曰蘭之為物久被誣而且難辨何則或者見楚大夫屈原侘傺怫鬱之辭多以蘭為況乃曰蘭生荊楚江湖之山非中州之所有不知詩易禮記左氏所載之草木皆因其土

物而致意焉非若後人徒逞浮虛不根之語也則蘭為中州之物而曰國香曰王者香矣此孔子自衛反魯見於隱谷之中喟然長歎而為之賦猗蘭操者也予久以是為蘭之被誣而莫或告焉俟曰是足以明吾之室也俟又不知屈原之所賦者秋蘭也後之人則曰菊秋而蘭春矣原又以木蘭石蘭稱今曽不辨之生于石與林之異也原於蘭則九畹而蕙百畝蘭佩而蕙帶蘭不芳則蕙為茅是正蘭而庶蕙也今則二物相貸而往往以

蕙為蘭不知幹一花者蘭而一幹叢花者蕙也其亦難乎侯曰我未名吾室而先知此久矣并為我記之顧予學迂而才踈荷上恩甚厚出罪籍而從仕然衆方惡斥之官長不憎則駡者幾侯獨向之如此侯其真識蘭哉室中所與居者果皆善士也乃為之書侯名某字某五月壬子嵩山晁說之記

劉氏藏書記

漢承秦焚書滅學之後賴故老口所誦數得聞先王之

遺訓厥後廣開獻書之路至武帝時外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内有延閣廣内秘室之府雖盛矣然至成帝時乃大備著録益約法天下不出一日之中而藏書掌故必待百年之後也隋御府書所以特號稱最盛者以其平一南北而坐兼南北朝之所有也夫縣官之勢何如哉獨於藏書一事其勤如此況在學士大夫之家耶劉歆自稱三代之書藴崇於家直不計爾益自楚元王而來世尚文雅而護都水使者又復博極羣書無不充足

而歆因得以誇邪昔人謂三代仕官而衣五代仕宦而食不知書又在衣食之上也都官劉公凝之卓行絶識不待老而歸休廬山之下其遺子孫者無他物葢唯圖書而已其子道原少而日誦萬言既長苦心篤志無所嗜好晝夜以讀書為娱至於不慕榮利忘去寒暑司馬温公稱其精博宋次道稱其該贍范純夫稱其密緻則其所藏復藴崇而不計者歟且嘗憤疾南方士人家不藏書矣則於是葢特加意焉者也公之子羲仲壯輿人

視其邁往不羣而自處憚憚循約唯恐前修之辱也從仕四方妻子不免饑寒而敦然唯是之求索甚於人之饑渴而赴飲食者則其所得不特補其家之未足而且有以振發國中之沈鬱也既已踵成其父十國紀年而身採周秦之遺文以為十二國史嘗論著春秋矣而方且為周易之學則其藏書豈特充牣篋笥而誇緗帙如愚賈潤屋以金珠邪於是謹識其所得書之歲月先後以視子孫其意為不淺也乃俾說之為之記以載于目

錄之上昔之時如任昉沈約輩號為藏書之家者今不復論而論諸本朝如王文康初于周相世宗多有唐室舊書今其子孫不知何在寧論其書之存亡而所有者書目一編使好事者對之興歎也李文貞所藏既富而且闢學館以延學士大夫不待見主人而下馬直入讀書供牢餼以給其日力與衆共利之如此宜其書永久而不復零落今其家僅有敗屋數楹而書不知何在也凡名公卿大夫儒林之士所有之書往往隨其人而逝

矣傳諸再世者葢寡而况曾玄之守邪惟是宋宣獻家四世以名德相繼而兼有畢丞相楊文莊二家之書其富葢有王府不及者元符中一夕災為灰燼矣子家則五世于兹也雖不敢與宋氏爭多而校讎是正則未肯自讓乃去年冬火亦告譴不謂前日悲愴痛恨乎宋氏者今自涕泣也嗚呼其不艱哉壯輿家於廬山之陽寬閑之野不復有京師火災之虞上方興禮樂議封禪則又永不顧盜賊兵甲之禍而劉氏之書與七澤俱富矣

後之人視予言而祇敬先德不忘前日蓄積之艱而勉强學行則為書之榮也大矣哉其書凡若干卷云政和乙未七月十一日戊寅嵩山晁說之記

海榕記

東坡先生謫南海自廬山遇門下士王澗道人崔閑者命酒獻酬淋漓之餘墮案上自然成根柢輪囷之狀取筆墨絪縕之偃然海上之榕也復作海榕二字於其下蕭散不飾實與畫稱其後閑舉以遺京師周侯高鲁王

諸孫世則從周侯得之乃懼夫觀者非所覿也屬嵩山晁說之識之說之伏念九州之中山川草木皆出先生之文章先生晚於禹迹之外海嶠之上所得者又如此恨不能從吾先生遊於斯時也今日可勝嘆哉宣和二年庚子七月六日甲辰說之記

鈍庵舊記

臨淄趙子和仁裕僻處鄉里不交當世風雨寒暑晝夜一室中所學無所發施如前文人自名其所居之庵曰

鈍庵遇嵩山晁説之於京師曰吾比舍所學而為黄帝
岐伯之學為人脉藥起死雖善矣乃未能厭吾之心不
自揆乃欲極乎西方佛世尊之道而恨吾東州之所傳
者近時不祖達磨之禪曁夫慈恩之名相賢首之法性
澄照之淨心所謂法華之本迹顯實湼槃之扶律顯常
者吾東州之人獨無分乎子嘗遊四明遇天台老師數
輩子既學矣吾何不能學邪説之于是乎謝之曰吾曹
有此三千中一物之身微而昏散極為狂愚迷性垢心

違理惡行必於二死五住者孰利而非鈍也邪蓋惟佛之在斯世也嘗有利根然靈山法華之席其衆已云鈍矣所謂十地菩薩大阿羅漢者亦鈍也惟佛一人得以利根聞然則奈此昬散而狂愚何曰惟佛有法惟智者振出之止以止散而不狂觀以觀昏而不愚所謂無量法門者畢於此二字而莫之加也止則定觀則慧止則寂觀則照止則斷觀則智止則四時觀則八教止則般若觀則法華靡不圓通也止乃觀之止觀乃止之觀

靡不融妙止觀之門雖極乎三十有六而不過乎三曰約行曰附法曰託事又不過乎二曰惟識事曰惟相理又不過乎一曰三千三千三諦三觀派之彌合會之彌分即三而一即一而三或曰理有事無或曰事有理無或曰事理各有或曰事理共有皆足以明三千之妙也於是乎有性有具有造各具互具遍具而一心三觀三觀一心一境三諦三諦一境全無相境發無緣智心佛與衆生三無差别也三千即空蕩一切法三千即假

立一切法三千即中妙一切法從假入空觀是為體真
止是謂二諦觀是謂慧眼一切智是謂了因佛性是謂
性量是謂所趣是謂聲聞辟支佛是謂樂法意生身是
謂寂而常照法門身是謂無生是謂破見思惑成般若
德從空出假觀是謂方便隨緣止是謂平等觀是謂法
眼是謂道種智是謂緣因佛性是謂性具是謂能趣是
謂菩薩是謂三昧意生身是謂照而常寂相好身是謂
無量是謂破塵沙惑成解脫德中道第一義觀是謂

息二邊分别止是謂正觀是謂佛眼是謂一切種智是謂正因佛性是謂德性是謂非趣非不趣是謂佛是謂自性意生身是謂非寂非照而寂而照實相身是謂無作是謂破無明惑成法身德言乎般若之修則為宗為智為敎為淨為法緣慈為真諦為報身佛為正偏知為四枯為修德非竪而竪以攝經般若言乎解脱之修則為用為力為行為樂為衆生緣慈為俗諦為應身佛為應供為四榮為化他非横而横以攝經淨名言乎法身

之性則為體為性為理為常樂為無縁慈為中諦為法
身佛為如來為非枯非榮為性德即此横竪雙非攝經
涅槃夫性德之性為真性軌則般若為觀照軌解脱為
資成軌般若之修為觀照般若則法身為實相般若解
脱為文字般若解脱之修為方便淨則法身為真性淨
般若為圓淨是三淨亦曰三涅槃亦曰三菩提惟是性
德修德化他三諦以成不思議妙境有不思議境則有
不思議智惟智惟境惟境惟智以理觀觀十境顯本寂

三千以事觀十乘顯造三千非但惟心亦乃惟色惟聲惟香惟味非但心攝一切亦乃一切攝心而性惡以體之理毒以析之四運以推之十如以思之四悉以觀之六即以會之去丈就尺去尺就寸是之謂理具而全具為造全造為變以成圓教則鈍與利何在邪其曰藏教者其曰通教者其曰別教者皆不足以與此惟圓教之事也其別接通者圓接通者圓接別者亦或庶幾于此乎其曰凡聖同居土者其曰方便聖居土者其曰實報

莊嚴土者皆不足以與比此唯常寂光土之事也是事
荊溪嘗為李華言之梁肅又嘗自為統例其後士大夫
知之者鮮矣或知華嚴之頓而不知法華之圓亦可哀
也已子和正乎智助乎情正乎本助乎迹正乎正助乎
依而知圓之有權偏之有實則得於具而觀乎妄心或
自一法入或自二三法入或法次第入或不次第入於
其對轉兼具四者之教賒促斷伏四者之行開示悟入
四者之妙皆得於四三昧而念念剎剎惟一常坐三昧

端身正坐猶如奠石上焉如空中風無依止處下焉如
密室中燈照物明了身見及心三事調適以上上智斷
下下惑利淨鈍穢利體鈍析俱絶待矣且自言曰吾今
此身至何位斷何惑證何理則吾言刋諸石為座右銘
既自覺而又覺乎東州之人則子和之達孰禦哉宣和
三年辛丑正月甲寅嵩山晁説之東里易堂記

濯鳳軒記

周内史過曰周之興也鸑鷟鳴于岐山以故古岐州今

為府曰鳳翔然得鳳之一則鳳過之得鳳之二則鳳翔之自是而西二百里曰鳳州鸑鷟山則名以大之者得鳳之三而鳳集之歟故其驛曰鳳集驛又西而百有五十里曰成州鳳凰山乃以鳳凰之正名名之則其得鳳之四而鳳春秋下之得鳳之五而鳳沒身居之者不然何以又有潭曰鳳凰潭是其濯羽之所也若又極乎西則濯羽弱水矣然則乾符中僧休夢於鳳凰山得一峰曰鹿玉山者乃杜工部賦詩之鳳凰臺也實有亭亭然

臺之狀可玩焉元祐中王仲至侍郎據酈道元注水經以長舉之鳳凰臺狀如雙闕漢有鳳凰降焉者為正而偽之臺并斥乎工部恐不得以彼漢瑞正吾周儀也且異時而二地各以為名庸何傷乎天壤間以鳳凰名臺者尚多矣何必一之也哉今成州雖不得居仇池山之勝而西則雞頭山東則雞幘山以屬乎鳳凰山亦國中富乎山者也雞幘山或名曰龍堂峽鳳凰潭或名曰萬丈潭若大雲潭杜工部昔日所居之地新祠而奉之者

也其於守居為最近守居清心堂之背叢竹之面新有軒乃以濯鳳名之近式乎工部之所居遠本乎周内史之所志則吾州雖小而裕乎鳳翔而集焉者居守可無自非陋而樂斯志也已宣和四年壬寅二月二十六日乙卯具官嵩山晁說之記

清風軒記

録清風詩十韻七首

翰林學士晁迥作　仙馭來相慰解顏良會稀病躅

宜養素趣遠欲忘機懲躁寧無漸延齡或可祈影揺珠箔細聲泛鈿箏微委佩餘班扇流驩入楚衣陶潛知夢穩韓壽畏香飛氣奐蒼龍闕涼生白虎闈健資雞距筆偷撼獸環扉松下琴心逸江東鱠縷肥宿懐真隱處終約與同歸

翰林學士楊億作　素魄離箕舌鳴鳶載錦韜微涼生玉宇餘韻散蘭臯竿轉相烏數厨揺翣脯勞渚蘋偏霍靡苑樹更蕭騷五斗酲初析三年翼自高陶窻

時拂衽楚榭正揮毫麈箑悲鸞扇雲帆戒鷺濤洞庭

驚木葉騎省歎霜毛勢好摶羊角心終憶蟹螯泠然

知有待仙冠異吾曹

大理評事祕閣校理劉筠作　閶闔重門啟飛廉別

館深歊蒸全已却雅興可能任雲起汾陽駕旌搖楚

國心過簫添爽籟拂野蕩層陰夕勁淮陽桂晨棲越

鄂衾登高從落帽晏寢任吹襟珠網疎難掩銅鑪冷

易侵急翻池上葉遙送月前砧舞袖更回態歌梁極

緒音最憐鷴鶍意瞬息度千岑

太僕少卿直祕閣錢惟演作　溽暑迎秋盡涼飈逗曉迴起蘋初淅瀝獵樹更徘徊欲引長烟素微飄畫燭煁墜桐侵玉井拂柳度章臺已覺雲幡動還驚月幌開鮫簾移亂影瑤瑟泛餘哀扇掩藏鸞羽荷傾側露盃正當河左界不待雨東來自好摶垂翅寧勞起死灰楚宮誰第賦宋玉正多才

翰林學士李宗諤作　閑館方回暑商飈乍應金天

高初起籟松澹更宜琴汾棹傳歌遠班詩託興深東
陽仁自布西顥氣還侵太液翻晴旭靈和亂翠陰舟
輕飛燕袂臺迴楚王襟阮嘯經時歇齊蟬度日吟愁
生孤戍角響續莫城砧空靜消雲縷庭虛轉蕙心賢
哉吉甫誦千載有遺音

右諫議大夫薛映作　爽氣秉秋至凉飈蕩暑初冷
冷含遠籟摵摵動輕裾翠幕波無際修篁韻有餘潛
驚塞草綠乍拂井桐疎素髮悲郎將霜紈感婕妤窻

光流熠燿簫影亂蟾蜍塵襲青絲騎香飄紺幰車故宮經馺娑别館度儲胥薄莫來金埒凌晨上玉除寧同起窮巷賸欲賦愁予

左諫議大夫張秉作　何處來蘋末蕭騷盡四隣金莖吹曉露玉宇動輕塵易水離歌闋齊紈怨思新泛蘭迷舊澤落帽會佳晨蘺菊飄香遠庭梧墜葉頻帆開五湖客槎去九霄人曲浦鋪紋簟平蕪偃緑茵鴻飛資羽翮鳫擊助精神山馭歸堪待琴寃韻更真披

襟同楚樹千古自相親

成州守居之東隅有軒曰清風疊嶂前後為之屏几清風無時而不來也嗟夫國中若此名者數千百處而多也能實其稱則惟吾郡也哉何則吾郡漢武都郡之所領也有漢武都太守阿陽李翕伯都建寧四年之碑在魚竅峽其辭曰民歌德惠穆如清風昔人其本諸此而名斯軒歟他邦安得而與哉其所謂清風者何在豈不在太守之德惠乎且彼為何時李侯者乃能供其職如

此今當何時為之守者苟不能宣布上恩宜亦媿矣夫于時清風之生請言其狀予則不能然予祖嘗倡而作之矣屬而和者六人曰楊大年劉中山錢司空李昌武薛尚書張密學其辭盛行于世著之西崑集今大夫學士或不得而聞見謹因是軒而刋于石亦古之人藏諸名山之意也且其唱和墨迹乃不在吾家而藏諸楊氏無錫眷中今兩浙不幸盜賊宄殘血變江水不保是詩之能存也未必異日不託此山城深靚無虞而傳焉或

評諸公之詩咼為此郡而作哉予曰天下之清風一也風之為物非若雲氣各象其山川人民所聚積而變有楚雲秦雲之異也葢天下之清德一也其來居守者或鞅掌不給或湮鬱無聊或羇旅去國之恨不自勝一攬諸公之符采自澄其心思俄而穆如之風獵鬢泛襟而鳳凰之山亦為爾謌吉父之誦美以御嘉賓以柔斯民亦以樂哉詩凡七首如上宣和五年癸卯五月日戊午朝請大夫知成州軍州事嵩山晁說之謹記

發興閣記

唐成州治上禄縣同谷尤僻左杜子美來自三川謂可託死焉未幾吐蕃之禍尤熾子美不得有其居而捨去予始因子美之故居而祠之距祠堂而南還十步有萬丈潭敕利澤廟惜也陋甚白日必待燭入乃能有見且礙眉觸帽使人俯不得仰又復有可歎者屋其山之美正如據要路而蔽賢掩善忌人出言而寢默之予因正其神像南向之位抗高納明使青壁之嵯峨硊磥直上

千仞木章竹个皆出以効其峭蒨若一日來自他方者而仍舊之三楹則稱地形而全民力也廟之東有地可建小閣以盡山川之勝其南則棧道窈窕抵鳳凰臺望西崖以及白沙渡實杜子美入蜀之道也時方惡房琯而并棄杜子美使終身不復入長安則此道為可恨者也北而水磑高下相聞如笙鏞如鼓鐘不間晝夜則邦人安職樂生之具也遠而岡嶺星耕隴畝棲糧則刺史縣令之尤所樂焉者也四時異態虎巡鹿守猿猱騰倚

以植僧居清淨之業葢有不可勝言者彼四方游子假借須臾之適各隨所語而聞諸遠邇必得頎凱之宗處士乃可圖畫而詩則絶筆于杜子美矣雖然陶淵明謝康樂韋蘇州輩復生焉則不能自已於斯也閣今初成予周覽而惘然自失不覺誦子美萬丈潭之詩曰造幽無人境發興自我輩一歎而三致意焉則以發興名其閣復念此州自實應初没吐蕃後三置行州初在泥公山再徙寶井堡卒治同谷得非有待于此閣之建歟時

方搆亂也杜子美無以託廬而閱歲逮今承平之久疇人子孫白首俎豆有終身不入城府者豈不幸哉予將投劾東歸輙記諸壁間以視來者使知昔人此日良可惜之所感而不惜登臨之費云宣和六年甲辰三月二十四日壬申朝請大夫知成州賜紫金魚袋昭德晁説之記并書

鈍庵新記

臨淄趙子和仁裕少力學慎言行恐奕世盛德之辱久

不得調恥乎獨善則為黄帝岐伯之學雖克起死而自謂隘也乃退而為佛學頗聞天台智者之教而歎曰聖師不可得而見矣顧得人師焉人師亦不可得而見乎顧無經師哉且復歎曰南山之律南宗之律與觀師之經基師之經若論其在青齊濟岱閒童豎與知也唯是天台智者之教曾無一人之近緣乎吾庵之鈍名不亦稱乎宣和庚子夏京師遇嵩山晁説之曰子聞天台智者之教宜以聞我則謹謝之曰無狀年過五十飄零甬

江遇四明尊者法智諸孫幸而知智于靈山法華會猶見如初而未散也則釋迦佛不滅而多寶佛塔亦在吾目前而不没赫然放大光明以照我身亦照子身我之所及者亦子之所及也子無以鈍自屈且文殊不識妙音三昧彌勒不識地涌一人善吉茫然以弃鉢身子怖畏而却花子謂鈍乎利乎華嚴日出建立法界彼鈍根菩薩乃於般若有聞焉而後入乎法界否則待法華乃入又否則待涅槃乃入子謂利乎鈍乎法華開權顯實

而華嚴般若者皆吾法華之方便也前有無量義以導法華之言後有觀普賢行法以篤法華之行法華乃從三請四止示一佛乘火宅以接勢力窮子以誘聲聞藥草以歸大乘化城之有定繫珠之無定髻珠之集功德醫子之不集功德皆利乎鈍者也若常不輕菩薩與夫喜根比丘於一切衆生皆强毒之寧鈍而不利世固未嘗有鈍者也同一成佛也彼維摩行乎非道仁王法性五陰楞伽不思議熏不思議轉涅槃以衆生為非衆生

為衆生金光明無明故有占察法依妄心分別故有佛藏示相地持對教圓覺三觀法楞嚴七推心皆不為利根而興悲也自佛示滅之後得斯旨者曰龍樹菩薩立一心三觀是謂妙境是謂妙觀由是而有天台教焉即三而一名之曰止即一而三名之曰觀止觀者定慧寂照智斷之異名也一切佛法盡於兹矣先是南嶽禪師明不空如來藏具性具相智者因之開門傾倉行大法施横該四教豎徹三境是謂妙圓是謂妙中兼乎楞伽

之變華嚴阿含之造大集楞嚴佛藏之具其要則三種觀法二種觀境四種三昧得乎觀意證乎觀相其在四三昧中覺意三昧百千三昧中法華三昧六波羅密中禪波羅密則去丈就尺去尺就寸者也子根利也請以法行入句句起觀請修真如觀證心寂三昧鈍則請以信行入藕絲懸山請修唯識觀證色寂三昧究觀智者之十境十乘在陰界入心在煩惱心在病患心其於四念處則在一念無明心荆溪法師則唯在陰界入妙樂

觀不出五陰輔行觀不出根塵一念厥後唯吾四明尊者得之乃立觀妄心一法而不觀真心就事辨所觀心自華嚴之頓以入法華之圓知起信之圓適可為吾法華之别雖或有排之者卒無以加損而久益彰也大抵吾宗所以永異他宗不容同世並語者其唯三千乎其唯觀具乎其唯觀心乎唯三千則無法不備本寂三千事變三千界界三千彼彼三千惟具則性具修具事具理具造具變具各具互具偏具心攝一切一切攝心唯

心則不知佛法太高不厭衆生法太廣而即一句一字一塵一沙皆入吾心以成法界於是乎身與心息三者定内合調眠食二者定外合調而性惡以體之理毒以析之四運以推之三性以檢之四悉以派之六即以會之以迷中一念為總而理造事造三千為别或可修或不可修心次第或不必次第泯滅絶華嚴之利鈍是即金光明是即常寂光三千果成咸稱常樂由是四土之儀亦待吾智者以出也子和乃請書之刻于庵壁以代

坐右銘子言無一字出予之私也何憚而不書宣和七年乙巳二月八日庚申嵩山晁說之記并書

成州同谷縣杜工部祠堂記

自古王侯將相而廟祀者皆秉時奮厲冒敗虎狼死守以身為天下臨衝或巖廊嚬笑以治易亂即危而安其在蜀虁之外而人有奉焉否則賢守令真為民之父母斯民謠頌之不足取其姓以名其子孫久益不能忘則一郡之邑祠之否則躬德高隱崇仁篤行若節婦孝女

有功于風俗者一鄉一社祠之頎惟老儒士身屯喪亂羇旅流寓呻吟饑寒之餘數百年之後即其故廬而祠焉如吾同谷之於杜工部者殆未之或有也嗚呼盛矣哉曰名高而得之歟曰非也苟不務實而務名則當時王維之名出杜之上葢有天子宰相之目且衆方才李白而多之也是天寶間人物特盛有如高適岑參孟浩然雲卿崔顥國輔薛據儲光羲綦毋潛元結韋應物王昌齡常建陶翰秦系嚴維暢當閻防祖詠皇甫冉弟曾

張繼劉眘虛王季友李頎賀蘭進明崔曙王灣張謂盧
象李嶷之詩粲然振耀于世未肯少自屈而人亦莫敢
致之也非籍湜輩於韓門比然有良玉必有善賈厚矣
韓文公之德吾工部也自是而工部嶷嶷絶去一代頡
頏不可揉屈之士而獄立矣然猶惜也何庸李白之抗
邪昔夫子録秦詩而不録楚詩葢秦有周之遺俗如王
之人在板屋則傷之也楚則僭周而王矣滄浪之水既
以濯吾纓雖濁忍以濯吾足哉李則楚也亦不得與杜

並矣況餘子哉彼元微之讒諂小人也身不知裴度李宗閔之邪正尚何有于李杜之優劣也邪然前乎韓愈而詩名之重者錢起後有李商隱杜牧張祜晚惟司空圖是五子之詩其源皆出諸杜者也以故杜之獨尊于大夫學士其論不易矣而在本朝王元之學白公楊大年矯之專尚李義山歐陽公又矯楊而歸韓門而梅聖俞則法韋蘇州者也實自王原叔始勤于工部之數集定著一書懸諸日月矣然孰為真識者靡靡徒以名得

之歟唯知其為人世濟忠義遭時艱難所感者益深則
真識其詩之所以尊而宜夫數百年之後即其流寓之
地而祠之不忘也工部之詩一發諸忠義之誠雖取以
配國風之怨大雅之羣可也或玩其英華而不薦其實
或力索故事之微而自謂有得者不亦負乎祠望鳳凰
臺而臨百丈潭皆公昔日所為詩賦之所也公去此而
汗漫之遊遠矣哉而此邦之人思公因石林之虛徐溪
月之澄霽則尚曰公之故廬今公在是也予嘗北至鄜

時觀公三川之居愛之矣而此又其勝也不知成都浣花之居復又何如哉信乎居室可以觀士也已同谷秀才趙惟恭捐地五畝縣涑水郭慥始立祠而屬余為之記使來者美其山川而禮其像忠其文且知公自其十有一世之祖恕予而來以忠許國矣則其所感者既遠人亦遠而莫之能忘與夫王侯將相之祠未知果孰傳邪其像則本之成都之舊云宣和五年五月己未朝請大夫知成州晁說之記并書

宋成州淨因院新殿記

佛法自西來至秦鳩摩羅什而大矣什之弟子曰生曰肇曰融曰叡號為關中四聖其後通教則廬山遠公別教則少林達摩玄教則天台智者始若變見於什門之外而卒會歸焉無二無別惟南山律師宣公為能體融之也南山上掩天根下嵫地軸日月萬象生焉語其人則宣公是已其山之迤邐嶒崪而西者是謂成州之諸山後之人各以名名之其實南山之列也不知在禹之

西山經為何山歟於是乎襲宣公之遺風而佛刹高下相望雖督府會郡不是過也州治之所有淨因院者遠莫知其所自起也而耳目之所及則佛殿修在唐長興四年其得今名在晉天福三年殿初三間歳久而圮若俄頃摧覆者是院受業比丘廣圓嘆曰我雖不得與乎雨花之席而幸生于法華之後豈不聞佛種從縁起乎吾之次第縁若在此吾之四衆所縁縁若在此則吾佛之增上縁在此其易故而新之增楹三為五闢門所向

之正位必有以加被我者此心既運而語猶未音無遠邇强弱咸願樂布施者汲汲競後先也初曰是役也不三年若四年則不可而乃告成于累月之中山有異材疑若鬼神之守衛而有待者衆願納諸斧斤而巖阻溪拒無可徑術之繇及其首而舉之若一葉然先是此院之東有大梵寺制度嶫然非此院之比而易為神霄玉清萬壽宮則稱有三大像乃仆臥于他寺寒廡敗席之下或者因果者慘若疾痛之於躬也廣圓乃建飾于新

殿恍如此世界外東方八百萬億淨光莊嚴世界過去諸佛以無相之法身助今釋迦文佛接導羣迷其感之以開入者幾何人邪廣圓先為衆披草莽建天寧萬壽寺績已不貲矣乃復不厭于此則又難也說之世奉真如法門為此郡守無狀靡有風教錙銖夙夜事惟愧逮此崇新殿嚴故佛則樂從圓之請以記之庶幾善善為邦人之勸也宣和五年癸卯十月七日丙戌朝請大夫知成州賜紫金魚袋嵩山晁說之記并書

成州新修大梵寺記

昔王通謂佛西方聖人溫公斥之曰聖人豈有方所邪蓋大夫學士茍知修正者必期放諸四海而準也以所地論聖人可乎中國之有佛雖自漢明帝始而傳毅者果何自以對帝之所夢豈不前有所聞哉漢武帝昆明池胡人之對向神仙傳之所載哀帝元壽元年受大月氏王使浮圖之書猶信也但武帝甘泉宮列霍去病所得休屠王祭天金人與夫張騫使大夏聞有身毒之俗

特其名物未闡明若後來所稱謂云爾而議者指此教斷自漢明則淺之其為言也今東有五臺山之文殊西而峨眉山之普賢南而鴈蕩山之羅漢北而鼓山之羅漢亦自漢明帝而始邪惟以不思議境照不思議心者可與於此若其精舍以府寺名之亦非天竺之本名葢始出于漢有司梓匠之役遂同乎府寺而得名焉初無禍福奇麗之說也逮梁武帝自知平生惡德有不可贖者乃殫竭民力於土木而適侈心焉顧豈佛之律哉宜

夫達摩面斥其無功德而當時廷臣有正直不阿諛者亦頗知諫爭豈人人皆與達摩同致邪又何必以達摩為超絶卓異之論乎僕觀洛陽伽藍記見元魏而來王公將相既得意必作寺宇以相尚否則若有屈于人者九州四裔之珍隋珠和璧異花怪石畢具矣無幾何其人既自抵法而所謂危樓傑觀者從而灰燼為瓦礫則佛言因無常者於是乎著矣雖然亦嘗一日有清淨士居於兹也則其惡果復生善因矣前日灰燼兵戈之餘

往往復出于故地此佛一事必具三世而三世該乎九世以覺世間者博乎其大者也傅毅之言梁武之作尚何觀哉成州有仁王院其廢已久不敢億指其所以廢之之因也何為久而未之復興乎其他污瀦榛莽更幾姓而不居有所待邪屬者故大梵寺僧法詮念其大梵寺建在唐大中二年今其寺之賜額荷恩厚不毀也乃請於州以仁王之故地復大梵之舊額凡四分律之所不可闕者謹以創作僕適知州事法詮請文以記之僕

念華嚴之先照高山淨名之始坐佛林般若之從牛出
乳逮乎佛藏之相楞伽之行地持之教必待法華而成
焉維爾法詮尚其勉諸宣和六年甲辰三月二十一日
已已朝請大夫知成州嵩山晁說之記并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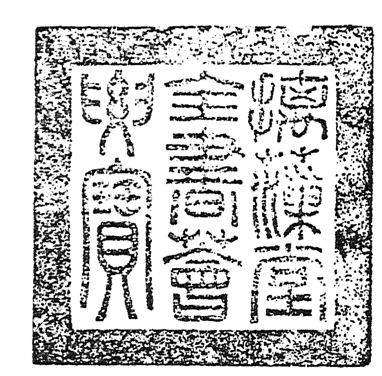
景迂生集卷十六

謹案第八頁後四行梁丁寬原本脫梁字據漢書
儒林傳及釋文序錄增
第九頁後七行晉王廙雖善清談原本廙訛庾據
晉書王廙傳及釋文序錄改
第二十四頁後五行巳覺雲幡動還驚月幌開原
本幡訛翻幌訛恍今改
第二十五頁後二行別館度儲胥原本儲訛諸據
揚雄長楊賦改

第二十六頁前五行建寧四年之碑原本建訛竟據金石錄隸釋漢隸字源改

第十七頁前七行臨淄趙子和仁裕原本裕訛俗據下鈍庵新記改

第三十六頁後一行不知在禹之西山經為何山歟原本西山二字倒據山海經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中書臣王鍾泰
謄録監生臣熊　瀌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景迂生集卷十七 十八

詳校官助教臣謝登雋

景迂生集卷十七

宋 晁以道 撰

序

京氏易式序

元祐戊辰仲冬在兖州初學京氏易乃據其傳為式以便其私何敢示人其後江淮間有好事者頗傳去今三十年矣既校正其傳而前日之式亦不得不修定也惟是其已出者殆未容改過奈何益知昔人自期死

而後傳其所著之書其用意深矣嗟夫按式以求傳因傳以明易可不敬諸政和六年丙申閏正月三日戊戌

嵩陽晁說之序

太極傳後序

僕年二十有四偶脫去科舉事業決意為五經之學不專為一家章句也是時王氏之說列於學官者既尊而又日有新說至是金陵學者恥其得之後也從而士子又務為新異之說寒士非其黨者莫能向邇以一言也

僕恨焉豈無古人之師乎果於易得孟喜京房鄭康成虞翻關子明之徒使小王之說不得一日容也雖然因是數家異乎王氏則有之其於聖人制作之本意又不知果否合否如何逮紹聖戊寅邂逅洛陽楊老朝散賢寶語及易而異之良非僕平生所嘗聞之之言也懇從楊老有求乃得康節先生自為易圖二雖輹輪俱存而行年將七十中風語音清濁不端無由詰問二三年少在旁乃共相哂笑僕獨敬楊之老而尊其圖謂必可入

也楊且指乾坤坎離四卦爲僕言曰得是四卦則見伏羲之易矣而文王易在其中也越明日如迷人識歸路有感於二圖可指循環無方體也楊老曰吾昏病而忘之已久今日因子之言則如初授此圖時也自是入洛與先生之子伯温遊得先生之遺編殘藁寶而藏之服勤不知晝夜二十年間輒作易傳四種名曰商瞿傳視其有師也無何靖康元年丙午冬金人猖狂至南京所爲商瞿傳者與平生衣冠五世圖書悉以灰燼旣而避難

高郵從親朋之請追作易傳數帙未有條理建炎二年戊申正月真州巨冦遽至而高郵之傳又復灰燼是時老病之軀存於灰燼之外者幸也乃避地海陵病能飲食而於易則曰不能可乎益為親朋以追作起是年四月十八日辛未訖七月一日癸未凡用七十有二日藁草具或忘其舊或得厥新凡六卷名之曰太極傳又有外傳一卷因說一卷備為易一家之書後有好古識變之君子恐未必以僕言為妄作也嗚呼吾道其亦艱哉

其亦艱哉八月二十五日海陵旅次嵩陽景迂生晁說之記年七十

止觀妙境辯正序

予自洛鄭閒至四明聞天台之教而喜之一遇延慶明智講主立公之論辨而疑未幾傾心願從事焉然其書萬千百言浩然若巨浸之波濤難為舳艫之功雖有頭數義目而森然如上穹之萬象孰為盈縮伏留私竊病之明智曰是何憂思之過哉吾祖以一藥愈萬病一句

折羣言厲㢠立成玉雪之膚而鼓簧悉叶清商之律其唯十章乎十章亦夥矣又乃闢而為十境十境遠矣運而為十乘十乘或其勞矣安而為觀不思議一境惟是智者之一境荊溪因文字而示三境惜夫晚出好譁或執為語見而蕩為義路區區晝夜分文析字正墮古人多鹽少豉之譏予每聞其言欲以筆墨記之內顧未究其學不敢自誣頗疑明智有所著之書問焉笑不復答久之乃見摩訶止觀妙境辯正一編於其學徒伏讀累

日乃嘆其既妙於講論又善乎著述不矜不耀之為難也余之知若人者甚微其所不知者尚多也哉乃責其學徒曰若輩得珍羞而閉門不以飽滿衆人歟乃請余序而刊諸板顧余何知焉竊因是書將忘智者之一寧論荊溪之三哉葢一源為觀不思議境而派之為三曰性德修德不二德學者當守一源而澄清乎抑亦浮其派而泛濫乎且其一云者不得已而指之也又從而三焉果不得已乎抑亦可已而不已乎荊溪之義例又於

是境立五例四意學者何謂獨謹此三而慢五焉與四
乎果從荆溪之篤論乎抑亦因文字而不得已乎請以
荆溪之語語乎荆溪不曰性修不二乎孰謂荆溪而自
矛盾乎要當師智者一人觀不思議一境是乃為辯正
云爾宜先之以智者及荆溪之書次以廣智及正公義
公之諸說終之以辯正使學者得以考焉政和元年辛
卯十一月癸未嵩山晁說之序

仁皇護國般若經疏序

陳隋間天台智者遠禀龍樹立一大教九傳而至荊溪荊溪復又九傳而至新羅法融傳理應理應傳瑛純皆新羅人以故此教播于日本而海外盛矣屬中原喪亂典籍蕩滅雖此教是為不可亡者亦難乎其存也然杲日將出而曉霞先升真人應運而文明自見我有宋之初此教乃漸航海入吳越今世所傳三大部之類是也然尚有留而不至與夫至而非其本真者仁皇經疏先至有二本衆咸斥其偽昔法智既納日本信禪師所寄

辟支佛髮荅其所問二十義乃求其所謂仁皇經疏信即
授諸海舶無何中流大風驚濤舶人念無以息龍鼉之
怒遽投斯疏以慰安之法智乃求强記者二僧諳信使
讀誦以歸不幸二僧死於日本至元豐初海賈乃持今
仁皇經疏三卷來四明於是老僧如恂因緣得之其文
顯而旨微言約而意廣以秦譯為本義勢似觀心論疏
實章安所記智者之説也恂道孤而寡偶學古而難知
食貧而力不足無以為此經毫髮之重每指而嘆曰其

來晚而一（有學字）艱如此寧封野馬而飽蠹魚不能下几案以視人嗚呼此疏曾不得輩行於三大部中而匿光瘞彩猶若海外之逺歟恂今年七十有六歲乃一日抱之而泣曰殆將與吾俱滅耶吾前日之志非也過嵩山謂說之曰曷不為我序而流通之說之自顧何足以與此亦嘗有言曰智者若生齊梁之前則達摩不復西來矣盡法性為止觀而源流釋迦之道囊槖達摩之㫖今方盛于越中異日會當周于天下豈獨是書之不可掩哉

顧予老不及見之為恨姑序其所自云爾政和二年壬辰四月癸卯朝請郎飛騎尉賜緋魚袋晁說之序

不二門指歸敘

天台之教著明于法智而法智晚出高弟曰南屏臻臻在熙寧中尚無恙予時隨侍杭州與羣兒輩遊南屏而不知有臻也逮今將四十年白髮飄零宦遊明州遇臻之高弟如恂始知有臻而恨前日未嘗遊南屏也年少不知好而老大自傷者可勝言哉恂今年七十有六歲

矣志剛而氣明議論慷慨不少下人特推功於其師每喜道其當時從學艱勤之狀且不諱其呵斥誨責之語得非所志者篤而所得者深歟瑧之善固使人不能忘愈久而益親耶今子將西去恂乃出南屏門人所記不二門指歸一篇曰久不以示人宜為序以布露之序雖不足與知頗喜瑧得名既高而兹又有以副其名慰後生之望予亦恍然如前日與瑧接而不復恨矣因念四方遊客臨浙江至南屏者不乏人而能知瑧者幾何人

哉實待此書發之歟彼為天台之學者尚何言耶輒書
其所感而序之云爾政和二年壬辰五月癸亥嵩山晁
說之序

紀贈法智詩序

令天台教觀之徒稱四明尊者追配古人其言為國中
之法也可謂盛矣說之自北方來聞而異之究其名氏
是謂法智禮公於是乎瞿然嘉歎曰此我高祖文元公
與楊文公之所稱者歟我雖昧于天台之學未讀法智

所著之書而固已得其人矣既而法智世孫明智立公示以高僧簡長等紀贈詩二十三首曰吾祖法智得名凛然至今者盖有所自矣當是時翰林主人晁公楊公所貽之文既已流傳矣其輩行中人聲名篇章之美又何如哉然是詩吾懼法智初不自有之乃落於杭州式公不知其歷幾歳凡傳幾何人然亦復還歸于法智之舊室亦可嘆矣將移於石欲得而序之説之以謂法智遠處身于東海之陂而名聲振耀于京師既久而彌隆

其誦德辭翰散而復合亦可以為修德之勸也後有攬者其所感可勝言哉嗚呼景德祥符之風此亦非其躅歟政和元年十月庚申具位晁說之敘

韓文忠富公奏議集序

韓文忠富公之孫曰直柔問說之曰古今諸公奏議必有序焉何也曰古今諸公之奏議無待序以顯而序所以尊乎奏議也如樂作磬玉未振而柷木先之直柔曰吾文忠奏議之序願有請于子說之於是悚慄失據莫

敢為言而直柔請益堅乃謝之曰命為他文或敢而序韓文忠之奏議則孰敢以是一語逡巡十年直柔既以其奏議十有三卷歸說之又寵之以名人所傳公全身之像使讀其書想其人庶幾乎體物不遺也已說之每置公之像室中如左珩右璜以承大祭無端之心不敢以發既久乃齋戒而為之序曰上帝降靈之生公也實左右我國家治隆甚盛之際古之所謂社稷之臣者或撥亂以創業或扶危以中興而公乃與之埒者何耶葢

抱王佐之略者不必當楚漢之厄懷文明之德者無待躬洙泗之遊譬如天之有斗有漢森回在上曷知其所以然哉公實左右我國家治隆甚盛之際也然其功高績著謗讒出入者不一而任大圖永又復異同艱難之多也天其或者以此視天下之才而聳天下之善使公為之表歟姑循其迹而言之人孰不仰公使北之功上乃拜公樞密副使而公力辭之不肯拜至和之末請立皇嗣之功彼天下之人或未之聞也公於褒進司徒則一命

而不辭使北之功公既耻以受賞且終身未嘗一出諸口而青州救災之功則公平居喜為人道之慶歴間石介固以公方夔契矣公事他人宜何有而嚴事王沂公慕歎之至死不衰公之知人薦士有至將相者矣晚於青州得一老儒生劉槩薦于朝則歎息欣喜若平生未嘗得士者嗚呼公之所以自處也逺矣豈説之所聞見者可盡歟則是書之所載可以論聞見之功而非聞見之所及者莫得而載也且公于仁宗時言猶雨露也隕

而為天下澤其在英宗時言猶海潮也震天地轉山石孰不骨駭膽逝而敢抗之歟其在神宗時言猶鳴鳳也律呂於九霄之上而餘音千里之遠至於百世之後猶有遺歎焉英宗一日因公進除目而震怒響滿一殿擲除目榻下公慨然搢笏拾除目執之進曰前日陛下在藩邸時喜怒猶不可妄況今即天子位竊以天子亦有怒焉出九師以伐四夷否則陳斧鉞以誅大臣今日陛下之怒不為常事除目也必以臣等有大過惡可怒者何

不斬臣以謝天下英宗為之霽色溫言進說猶久之不已是則海潮不足諭也神宗即位之初想見公顏色制異禮以處之上見公首及邊事言條目頗多公曰陛下臨御未久臣愚以為首當推恩惠布德澤且二十年未可道著用兵二字若干戈一興上貽聖憂下竭民力願勿首先留意邊事萬一戎狄渝盟神人共怒為應敵之計可也上問所先當如何公曰阜安宇內為先上曰大臣須盡忠節無隱情公曰臣一人之忠無益也須是天

下守官皆盡忠則治矣今兩府大臣猶有不得竭其所知者唯事目前常事況在遠臣小臣且治道至簡易徒為繁勞何補公又曰聞近日守道者多不得安希進者往往得志願陛下精別流品無使忠邪溷淆小人漸進此繫治亂之大者公又曰陛下好用人伺察外事臣恐賞及奸憸罰及善良矣此大繫天下休戚不可不慎公又曰內外事多陛下親批雖事事皆中亦非為君之道況事有不中咎將誰執必至請屬交走貨賄公行此

致亂之道何太平之敢望公又曰近日事漸有更張此必小人之獻說也小人唯喜動作生事若朝廷守靜則事有常法小人何所希望願深省察無致後悔公又曰天下財用不充執事者必多經畫唯省不急之務則無不足之慮百姓無暴斂之苦公又曰先帝自藩邸入繼大統唯納諫一事上類祖宗今陛下奈何負先帝耶上有不世之度每卻大臣紛更之說則曰富某手疏又將至老臣無所告訴惟是仰屋竊歎是公之斯言頻為上

發也不猶九霄鳴鳳之祥耶若其雨露之澤天下者可勝言哉說之品下質薄不足以議公之彷彿竊以其所聞著之增是書之功尚期後之人因是而得公也歟公有老賔客魏宜者嘗為說之言公每聞人語及北事便變色若愠不欲聞者說之異其言而三歎息之以告宜曰世之人或以北事首公之傳者何耶姑極夫衆人之聞見歟且嘗鄙楊子雲於孔子論魯侵疆矣其敢論賜幣于公乎宜以告公之子紹庭者有德之君子頗以說

之言不謬則直柔之請實有所自云宜又問曰或以寇萊公之功方公如何曰萊公之功擒虎也天下之勇者能之公之功則旅九山而陂九澤不知其何德也輒并記焉唯是晩年道德之學非性命之理所能名而出於天人之際者又何得而稱之及其任大圖永與嘉祐巖廊大臣異同之謀雖或聞之孰敢載之後世抑有傳歟果無傳而已乎有識之士必有撫是書而慟哭者宣和元年已亥十一月四日丙午朝散大夫提點南京鴻慶

宮嵩陽晁說之序

崇福集序

曽内翰子開為說之言異時大夫學士以西京石氏比晁氏令晁氏乃以文華稱何也說之退而伏念我家之前文有作也得時其在廊廟在北門在西掖在東觀國人譽之是為國中之士棣棣然于私門何有譬如貴大裘者不珍豹袪也其後子孫坎壈失職而流離飢餓者有之或發淒涼苦辛之言則人以為怨否則慷慨涇渭

之言而人以為謗於斯怨謗之間諠然得名葢可懼而不可樂也譬如矜豹祛者寧識大裘之陟降哉先人新鄭公之第三子詠之之道實窮而以文華稱者如或使其不失世職則楊文公稱吾文元公深代言之體而謂河宗新祠碑自唐中葉之後未覩斯作者今復有一楊文公為斯人以擊節也吾文莊公在翰苑一夕當將相五制國史稱其襃戒各得所宜嗟爾後之人徒有才思健於湧泉也耶皇祐中吾金紫公自祕閣出知懷州宋

景文公賦詩送行云讀盡黃香未見書令斯人抱簡于管庫之中而勤呻吟于岐路之際為可惜哉治平初吾新鄭公以秘書丞知河間縣溫公送行詩稱文元公名德為人物之師以丹穴況吾家恨新鄭公羽毛短而文采奇也若為今日而興嘆則又何如哉其孫公邁公昂公逸相與涕泣而言曰不死徒讀祭禮耳不若收拾吾父之遺藁次第之雖不足以盡吾父之奇亦庶幾使來者感歎有屬也是豈為不壽而誰與窮者旣而得十六

類三十五卷乞說之爲之序說之曰尚忍序汝父之文哉不得已上以道世德而下以勉汝曹云政和七年丁酉十二月己卯東里曾省堂序

文林啟秀序

說之曽大父文莊公少因文元公而行輩高與一時文士周旋安知有刑名學而糾察刑獄判審刑院知開封府振疑奮滯如獄具中不得死者十人而法不勝情伏重罪者一二人其爲學士也一夕行王章惠陳文思張

鄧公章郇公戚文肅公五將相制不廢麻卷三鼓之限而先對災異者久之以手詔使陝西折夏英公韓魏公范文正公尹師魯田宣簡公之謀遂參知政事上專以西事委之公盡瘁匪躬知無不言罷夏英公陳恭公經略招討使分秦鳳涇原環慶鄜延為四路迄今不可改公陳邊策于昊賊未叛之前而卒如公策其招納昊賊之時公薨矣悲哉公以家族保范文正公擅遺昊賊書無他明劉平石元孫戰歿非降賊獲褒贈辯宋莒公鄭

文肅葉道卿龍圖閣直學士吳安道非朋黨不以罪貶則公之姿度閎遠早擅巖廊之望焉者於是乎稱也然公於學則微悉密緻與癯儒等嘗以文選續文選藝文類聚初學記文苑英華南北朝洎隋唐人之文集美字粹語分百七十有四門十卷名之曰文林啓秀玩之發人藻思目無遺物動涉芳塵如遊玉田芝房其名曰啓秀宜也昔穆叔夜喜音韻學謝康樂疲於譯梵字顏魯公老於韻海皆天下雄偉超傑之資而謹小德繩墨不

屑也吾曾大父何疑焉嗟乎今之文務為高論以揚子雲雕蟲篆刻藉口而心不知衛武公切磋琢磨者何事其體物曲成則又何如哉説之何知敢序之藏於家宣和四年十一月十一日乙丑朝請大夫知成州晁説之序

趙懿簡春秋序

夫子自謂三十而立之後十年乃不惑實自志學之後二十年也嗟乎學而不惑之難如此同知樞密院懿簡

趙公沒身於春秋著春秋經解十卷約而喻簡而達顧杜氏唉趙諸儒之例而病之作春秋例義二十卷問者曰孰病曰病前人有例而無義也曰孰為義曰義正者為正例猶嶽鎮之不可移也義變者為變例則滄海之涵泳而靡常也俟其比偶其類右志而左物又如九野之博而實其理衆星之繁而麗乎文則約且簡者得以窺聖人之志也自唉趙謂公穀守經左氏通史之後學者待左氏如古史記美文章紛華而玩之不復語經于

斯矣公獨于經先之左氏而不合則求之公穀又不合則求之啖趙陸氏而遠獨及於董仲舒近在本朝諸儒則獨與孫明復辯其好而無黨惡而無欲毅然不惑於名高者也黯然不惑於衆而自信者也公未著書之前有名世大儒為矯枉之論曰隱非讓盾止實弒國中勇聞而鄉風莫敢少異公獨嘆曰予豈溺于三傳者其如春秋重志而察微何信簡編而疑師授專耳目而忽志意最學者之災也隱雖非賢君而讓國之志不可誣也

盾非州吁止非般則非實弑而加弑以篤為人臣為人子者萬世之忠孝衆人之疑可也孰謂君子而疑諸如彼之言則春秋開卷平讀而小子得之矣何為子貢閔子騫公肩子曾子子石之徒惑焉學者徒知游夏不能措一字也已嗚呼公之於春秋篤好而勤力矣公早以濮議名重於天下其後論新法閒居終南之下者十餘年晚由溫公之言起廢不三年遂與樞務皆以春秋之學著之行事而未嘗以所學一出於口又何難耶世之

人徒知公之立朝而莫知公之所以然者積學于躬有在於此也公不究所藴而薨於位大夫學士悲之而幸此書之存焉爾也說之元祐中以婚姻之故辱公賜之話言繆巳竊為春秋學矣而不能公之閫雖嘗略覘公之書而未之好也逮今三十餘年始知好公之書而歎息涕泗有不可贖之悔則姑從其諸孫而序之以補墓銘隧碑之所遺云宣和五年癸卯五月甲寅朝請大夫知成州晁說之序

威德軍節度使嘉國公詩集序

竊以藝祖受天丕命臣妾萬方干戈不試太宗仁宗尚文崇儒世運寖昌蕩然百年鯨鯢一日悉儀孔鸞天下純歸王道大夫學士耻言財利而識廉恥矧在宗室子孫冠婚車服飲食纖悉畢仰縣官殆不知其貨利於我何為者禮義積而文章出矣葢不知有一經之士而備五經名目尚書始或晝庠于所難而逺究科斗古文篆籀從上之好而學虞永興書往往逼金石其飛白則衆

且盡善矣是豈出於他哉不强以法度不冒以官職又得日竭其聰明優游于所好也上以歲時錫宴賡内用家人禮笑語盡醉即席賦詩罰其未成者于時法度莫我阻而亦弗官之吾榮也不知何時此風頓息宗子翹然陋昔之人其言則高矣有能不外慕不近名兀兀若終身無恨者其惟故通州防禦使贈威德軍節度使追封嘉國公令畯字景升為人孝友恭敬無他好而唯學之嗜忘寒暑晝夜疾病也居有高樓程課不下手抄卷

軸戢戢笋束不知幾十百之多也每見而歎之曰少年舉子而發憤白首腐儒欲罷而不能其在王孫何有抑可以觀祖宗之遺澤乎閒取古今法書圖畫自娛樂曰彼之所得亦吾所能也吾志之鼓吹有詩存焉吾詩之丹青有畫存焉以故其詩閑而有周不勤意而趣遠若願而無所求余每謂前不親炙于梅聖俞後不曲從于黄魯直他人未易景升之識也予交于景升父子閒自余抱病逃難遠旅海陵因其丹青而益愛其詩不鼓以

吹而怠吾干戈垂死之厄爽然自位于昇平之時也子

子芨請予題于編首其可辭之建炎二年三月二十三

汝南主客文集序

士有有其實而名不與之俱或得名一切而違其實方

以恥我乃欲以我榮諸此人君當宁日以求士而左右

大臣蔽之之術也或有千百而一自達于人主前者不

蔽之則忌之幸得逃罪譴者鮮矣無曰此細事也實世

之治亂興亡繫焉說之從世父新知蔡州故尚書王客郎中生知好學少有辭賦聲名出諸生上其仕既久矣大臣方平居無心於除吏時每見公曰詔刋七史公也且復歎曰禮樂終梁絕文章過魏殘真是絕唱是公禮部優等奏名時所賦詩也公釋褐以甲科為常州司理叅軍時知州事陳公襄四先生之一也肇興學校躬橫經為諸生講勤甚而王平甫以布衣專主說書有霍漢英李公弼者豪英不特為東南之秀也且以頭角諸生

數百人公有職事在學校諸生從公有聞見服膺無異辭嗟夫公少仕以文學著也如此逮公三年免喪之後始有新學而先王之經亦以新名之公自傷焉乃為青州壽光縣主簿或不以簿書勾考待公者幾希時清獻趙公帥青公獨歎曰吾不得於薄而得于厚矣清獻公初入境時薦公為州教授時相滋不喜曰趙閱道以謂文學士也公自茲久于廳官而甘心焉亦絕口不為人道簡編中一字居無幾何上念高麗表章美可觀詔掌

高麗書狀者愼其選無自屈宰相謂公乃可奉詔於是公復以文學稱或謂公是行也有母老可辭而公白相府曰幸與高麗國王並通閨籍顧書狀官禮數如何非不榮斯賞格懋也葢前未有以朝臣職是行焉者公乃復與刀筆吏遊而餞殺得意少年謂公易與也公出有使節郡符入而閒居挂冠黙以文章事付諸後進意若諱其少時所能者茫然自不省平生草藁嘗有無也公季子謙之年十有三歲竊有志焉如人適嗜好而勤收

拾無遠邇唯恐公一字流落也乃得公詩若干雜文論表章若干定著為若干卷以待後之覽者泰山或有不見者而岩為萬國之尊則自若也東坡為兵部尚書公丞大僕以事謁省部時天寒甚東坡命酒手以觴公公色動若不自安東坡歎曰何姬公三十年時今樂府辭盛於諸公間竊與遊焉孰謂公嗟咤至是乎公與豫章黄魯直周旋而唱和多矣齊魯彼此者果孰為篤論也公於一世交游真得泛焉而親焉者以有德歸范彜叟

而心向之餘則寧輕富貴而不忌語言以軒輊一坐若無人焉者難謂公以他人並范也公之不愧屋漏則然矣而於屋漏有愧者果足以知之乎惟知公於士涇渭源委湛如不可蕩漾然後知公之文先灌後索云謙之與說之同避地海陵偶兵火未服兩驂時難忘五世承平圖書之好乃請說之序公見存之集何以辭公諱端仁字堯民末得知蔡州未果行以疾卒謹題其集曰汝南主客集建炎二年戊申九月十六日從侄具官說之

謹序

盧沃字子獻序

四明盧沃少字天啟長為古學所志簡易忽嘆曰古之人名若隱而顯其字抑而不侈孔門弟子如何我豈不愧諸乃請更字於嵩山晁説之説之謝曰子窮無以飽妻子朝夕而寒不敢辭作為文章數百千軸而寫無紙筆意欲領略上極太史公之所不載下盡歐陽公之所遺使經緯不相雜糅視彼父康成而兄子慎者欲唾而

奴之尚誰可與朋儕孰不能一官而傍偟十年無路以進今幸得試禮部冐霜雪絶江淮辛苦數千里之途書一束外艱得一錢乃無世俗覬覦之色而思古人之似耶甚哉子之進矣子謂高宗傅說啟心沃心之事豈有異哉是君之所宜望於其臣者而臣之職當然也為人臣而茍知所職則有死而無不言矣學者誤談信而後諫相率為容身持祿之計不知所謂信耶若彼孟子所謂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者孟子周流不遇疾憤羣

小在位一時之言身無自恕曰我欲獻忠如非大人何
不過有難易子如與房杜王魏為僚事太宗則進說何
難或不幸而同諸鄭侯宣公區區剴切德宗斯誠艱矣
然又有難者我藝祖謂人君以納諫為美何如自不為
非不勞臣下諫諍當是之時雖趙韓王無謀謨之迹誅
盧絳而諸將征伐愈武不用楊徽之而羣臣德業益厲
子之獻納於斯時弗益艱歟子仕矣顧且勉諸無謂傳
巖一老曰能敢字子曰子獻政和元年辛巳十一月辛

丑序

周元仲字序

為劉向之學說靈臺之詩曰靈善也積而為靈雖然文王之臺沼與囿非文王自名之也而名之者誰歟賈誼謂文王於斯民愛敬之至也誼與向為齊魯韓三家詩固不與今毛傳同也凡為神靈之說者自毛公始歟有元有會有運有世是乃律歷之所肇易春秋之所歸上古而來千萬億歲不必乎人之聞今日而往千萬億歲不

待予吾之見瞭然指諸掌而不遺者吾康節先生主斯學也泰州周靈運請字於予以一字表其名曰元豈不曰元者善之長也君子體仁足以長人乎元仲孤立少知所尚雅好北方之學其當勉於斯歟宣和庚子冬至後二日辛酉嵩山晁說之序

陳鍵字子感序

陳延儒名其子曰鍵是子思肖其名來乞字於族舅晁伯以父曰君子自重則威以毛髮之身獨立於四海九

牧之上及其務學也徒步千里從師洒掃應對為作都養不忌不憚曰吾將無所不學矣太史公於晏子願執鞭吾夫子之御則未嘗人其人也舅學易知其所以然者心思不萌而為作不立而名曰寂然不動一身為天下之大鍵也無物以感我而無物而不感宇宙豁如也鬼神昭如也前日之鍵今日之通也字汝曰子感汝勉之逮炎元年十有二月二十九日真州江岸序

周與可字景夏序

海陵周與可字從之問嵩山晁説之求易其字曰我於玆未安也曰子未安子夏之論交乎噫子夏之論交當時見隘于子張今日為東坡先生玉石之亦不幸歟謹稽諸夫子主忠信無友不如己之言而得師於三人行之中好惡惟鄉人之道義而是非之則其與可而拒不可者非子夏之言也實本諸夫子之道也葢言有近乎尤而卒無所戾者子夏之言是也言有聽之若可喜而究之亦無異乎前人者子張之言是也尊賢而容衆嘉

善而矜不能賢則於人無不容不賢則不足以自容一
已亦徒異乎子夏云爾若是時子夏與子張面辯以一
言則千載好惽門闌不分矣東坡先生於子夏取其與
不取其拒惟子張之是不知不能者受我之矜焉則内
愧而去者不少矣其拒斯人也亦不淺矣敢字子曰景
夏復古也易同人初九同人于門无咎子夏以之上九
同人于郊无悔子張以之大有九四匪其彭无咎子夏
以之九二大車以載有攸往无咎子張以之其所以安

身崇德而无咎者實不甚相遠也其在後世而潡則子張者公孫弘也子夏則汲黯也子純明而自信不妄與人交必知所擇焉建炎二年戊申七月十七日旅舍序

觀弟字盥道序

觀之弟字盥道予語之曰全乎觀而知觀乎我以觀物以觀我二者或與或求而觀之義成矣猶之臨也我以臨人人復來臨我或與或求而臨之義成矣卦各專一義未有如臨觀同一義而異用也汝欲全乎觀之義

其惟盥而不薦乎我以盥觀人人不待吾薦而觀之則吾以神道設教而不吾難省方觀民設教而不吾勞今字汝曰盥道汝知臨觀獨以兩卦成一義乎臨之二陽自子復之一陽初成於下天下之至安也體易之君子則危之曰至于八月有凶可保天下自臨而泰也二陽一交而觀始于上五變而觀終乎上二陽窮極而將否天下之至危也體道之君子則安之明吾易平危而傾易之道獨以神道設教而教行于宗廟之中曰盥而不

薦有孚顒若天下不復否矣汝知我以盥觀人人不待吾薦而觀之乎非不薦也不待吾之薦而先有得於吾之盥也觀吾之盥而得之者不必待吾之薦而可以語幾也知幾則知神而吾之神道可以設教矣盥而王瓚大珪薦而玉豆雕篹二者一廢則宗廟之中教而不設矣王者亦將無以保宗廟而宗廟不祀矣非特薦之不觀而盥亦莫吾觀也有觀而無教則何貴乎觀教之不設而有觀則何貴乎觀或曰誠而不物或曰内心之絶

外心皆莊老荒唐不設教之弊也汝其遠而斥之觀之為卦是謂巽之一也二陽一於上而無所事下求於四陰不敢安其所觀惟君子為能无咎是謂坤之四也四陰盛于上而有與乎二陽人人各安其所觀其進而上者為王國之賔巽過乎南極而首乎奎逺乎雲漢歲星不沴鎮星而俱順坤窮于北極而中乎危雲漸降將及于地鎮星不沴于歲星而俱順固多危矣天地之道俱危如此則天下之道安得而不危然上下順而安天下

之危者君子不敢尸之而稱先王其設教不自乎朝廷而本諸宗廟則以天下之至危而成天下之至安者其惟一日之盥乎汝之於德當如何

送屈用誠序

屈鼎畫山水當時與范寛齊名其後范之名日盛而屈或不得與良可嘆也哉范之筆突兀而易識學者自謂易為范也屈則沈毅橫恣幾絕來學之路非篤志老於其事者鮮不忽諸如紀真黄懷玉商訓輩皆學范而大

得名者未知有一人稱屈之徒也惟是其家子孫自致身於遺蹤間而珍之不肯少貶於衆好也孫用誠者得其法為多老矣為衣食所躓每為人作其老阿父畫過十人而九不顧用誠曰奈何要當療飢寒於速售者無如許家父近之為許道寧云爾劣為許家父畫視一人則十百人爭賞之恐不得用誠歎曰吾雖飽于許家父煖于許家父其如吾志之飢且寒何復恐地下無見吾老阿父之面目也以故棲棲岐山下東未嘗至咸陽寧論

京師貴人之媚哉予前年道扶風偶見用誠之屏障而多之力致之於同谷初為予作畫猶是許家父也予斥之曰老處士非翁雲屋郎之孫也乃瞿然亟作其老阿父八幅而告歸予勉之曰爾祖卒年九十有四歲未死前數日猶畫不已爾年方將七十歲未宜自怠也古今學士大夫或遇不遇於一時而遺恨于無窮者正如爾祖與范之盛衰也畫知有吳而不知有張書知有王而不知有鍾儒生持子書而不讀孝經可勝道哉可勝道哉

歲暮冰雪用誠徒步還岐山下予亟序以送之可為我示令君呂二十一郎是一門四相家必有以感於予之言宣和癸卯十二月三日嵩山晁說之序

送王性之序

睃棗先生五世孫銍字性之晩相遇于睢陽方款遽以別且祝之曰子於玆無留也行子之志如古之人惡山不深而林不密也南山北山之外又有南北而無垠至於上援北斗而下酌桂漿徜徉其身者如何哉肯少自

窘束而辱於人耶又明日來告行則執之曰子無往也古之人升車命僕將馳四荒而下堂見蠆出門觸蠡巷有蚰蜒邑多蝗螂自大雅之君子靡所止疑云徂何往固已然矣子姑坐予實有德于我也子前日為我言曰孰不知有資治通鑑哉苟不先讀正史則資治通鑑果有何耶余于時坐不得安席而欲起以拜予也予早遊温公之門與公之子康公休締交義篤公休嘗相告曰資治通鑑之成書葢得人焉史記前後漢則劉貢甫自

三國歷七朝而隋則劉道原唐訖五代則范純甫此三公者天下之豪英也我公以純誠粹識不懈晝夜不時飲食而久乃成就之庶幾有益于天下國家之大治亂不自辜所志也其在正史外而有以博約之楚漢事則司馬彪荀悦袁宏南北朝則崔鴻十六國春秋蕭方等三十國春秋李延壽書雖無表志而可觀太清記亦時有足採者建康實錄猶檜而下無譏焉爾也唐以來稗官野史曁夫百家譜錄正集別集墓誌碑碣行狀別傳

幸多存而不敢稍忽也要是柳芳唐歷為最可喜嗚呼孰敢以恌心易談哉予以子能獨識于暮境而輒以厥初之所聞為子謝也譬如杜詩韓筆誰不經目惟小杜為能愁來讀之也苟不上自虞歌周魯商詩下逮楚騷建安七子陶謝顏鮑陰何以觀杜詩則莫知斯人平生之所用心也或不極六藝九流之華實而縱之以屈原宋玉司馬遷相如仲舒賈誼劉向而自謂真知韓者亦未可信也子必有感于兹矣行何適而不安哉秋風方

起為旅飯自愛九月八日箕山晁説之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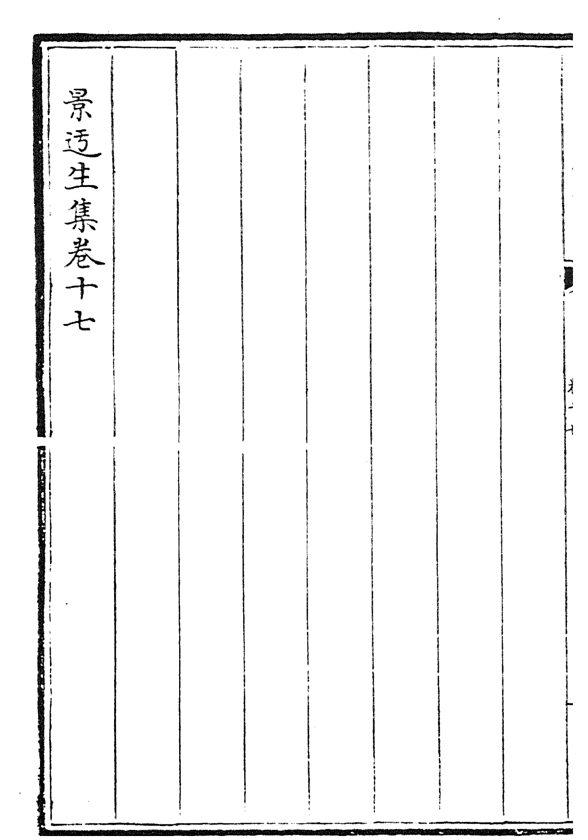
送郭先生序

自古經解之士多而著書之士寡揚雄死與當時章句之徒並而特著玄乃所以明易也是故學易者不可不學玄知玄則知易矣説之高祖太師文元公自國初為聞人仕宦極禮樂文章之選逮仁宗即位始獲如請致仕著書於八十歲之餘其書凡三十有四卷而十卷名之曰法藏碎金錄今行於世其肯熟讀酷好者有二人

焉一曰窮悴之世為儒不肆其胸臆禪侶不私於宗派道人能厭飛鍊者其二曰得意方顯仕而中道逆風垂翅乃懼富貴而恐無以勝憂患者與夫白首謝事得歸而未有以忘平昔之豪習而自勝杜門者必吾是書之好也若慧林覺海冲老每舉揚是書以勉其學徒文潞公奉之終身篤名理之談則未易以可必以待之也臨邛郭先生敏修早出游中州與公卿大夫周旋得是書而三嘆息焉自謂吾得異人而師之其語微妙奥密不

若此之璀粲光明可以衆共之也先生曰夫子之所以生生者智水不可不崇而禮火則卑之也此卦之所以既濟也其崇其卑至於效法天地而與乾坤並列乾坤泰否既濟未濟皆一卦也三十輻共一轂則六十四卦同為一車之輻也生死之徒十有三而乾坤之一二離坎之六七則共為一輻之運萬里也先窮易明老氏書常以是説著神悟隱淪二書多論神仙養生事每恨蜀僻陋不得與上國之禮文乃以法藏碎金委鄉人刻之

版久矣今幸見其著書主人之孫子晤語如故舊則吾之所得者多矣説之起拜而謝之曰先生何之也先生曰吾將自睢陽道襄漢藏妻孥于臨邛之故山明年復出將訪子於江湖間説之瞿然乃未死尚為明年人耶臨岐復何祝于先生之言以送先生行九月十一日國安堂老法華序



景迂生集卷十七